蜀山劍俠傳/14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四八回　茫茫熱海 巧拯同枝　烈烈狂飆 生擒異獸

下一回▶

初鳳心中大喜，立即持了雙劍，帶了兩件寶物，起身往安樂島去，行沒多遠，便即發覺地震。初鳳不常出門，還不知道就是安樂島火山崩陷，震況又那般強烈。又往前走有數十里，忽覺海水發熱，迥異尋常，漸漸望見前面海中風狂浪涌，火焰沖天。默計途程，那日去時，沿途並無陸地，那根火柱正是安樂島的地界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連忙加速前進。好在身旁帶有寶珠，寒熱不侵。漸行漸近，祇見黑雲如墨，煙霾蔽空，狂飆中那根火柱突突上昇，被大風一卷，化成無數道火龍，分而複合。海中駭浪滔天，驚濤山立。沿途所見浮屍斷體、零碎物品，隨着海水逆流捲走，更覺聲勢浩大，觸目驚心。初鳳一心惦記同胞骨肉憂危，心膽皆裂，祇顧疾行前進，海水已是熱如沸湯。行近安樂島一看，已成了一座通紅火山。樹木房舍俱都成了灰燼，哪裏還有一個人物的影子。左近礁石遇火熔化，成了紅漿，流在海內，猶自沸滾不休。若換常人，休說這樣爍石流金的極熱溶液，便是落在那比沸湯還熱的水之內，也都煮成熟爛了。初鳳雖因帶有寶物，不畏炎鹹，這般狂烈的火勢，畢竟見了膽怯。繞着火島邊沿遊行了半周，煙霧瀰漫中，望見山地都被火化成了軟包，不時整塊陷落。估量自己既難登攀，島上此時也決無生物存在。冬秀想已遇難身死。兩個妹妹俱都會水，如還未死，定然逃向別處。此時在火焰中尋找她二人下落，豈非白費心力？她二人如已逃出，必往紫雲宮那一面逃去無疑。祇是來時又未相遇，看來凶多吉少。越想越傷心，暗恨都是金鬚奴攔阻自己，如早兩天將她們接回宮去，何致她二人遇此大難？事已至此，留此無益，祇得往回路仔細去尋找她二人的下落。

初鳳哪知她二人同冬秀事前出遊，無心脫險，並未在島上遇難。祇是所去之處，偏向一角，不是正路，一個由正東往西南，一個由正西往東北。二鳳姊妹又因冬秀累贅，時上時下，本質已弱，不敢老在狂飆駭浪中掙扎。初鳳目力雖佳，偌大海面，哪能上下觀察得纖細不遺？常言說得好：「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。」初鳳一路搜尋，仍是沒有尋見二鳳姊妹影子，真是心亂如麻，不由悲痛已極。眼看行離紫雲宮不遠，猛想起昨日自己曾出宮外，到海底採取海藻，並未發覺地震。看適纔海面浮屍神氣，這火山震裂，爲時尚不甚久。如今自己在海中游行，已比從前快有十倍，她二人說不定還未到達這裏。這一路上海水上熱下涼，她二人也不會在海面遊行。自己祇顧注意四外，卻未深尋海底。她們如能逃到了紫雲宮，定會回去。最怕是逃時受傷，中途相左，需要自己接應。想到這裏，復又翻身往火島那一面的海底尋去。

一會兒工夫，走出有百十里路，忽見前側面水中漩渦亂轉，頗與紫雲宮外漩渦相似。暗忖：「莫非這裏面又有甚麼珠宮貝闕？」救妹心急，雖在尋思，並沒打算入內去觀察。誰知那漩渦竟是活的，由橫側面倏地改道，徑向自己衝來，來勢更是非常迅疾。方在詫異，已被漩渦包圍。初鳳也沒去理它，仍自前進。猛地身子一衝，已出水面，面前站定一個虎面龍身的怪物，後半身仍在水內，前半身相隔數丈的水，上下左右，全都晶牆也似的分開。定睛一看，正是那年安樂島爲獅羣所困，趕來相救，逐走猛獅的怪獸。靈機一動，想起日前天籙上曾說此獸名爲龍鮫，角能闢水分波，生來茹素，性最通靈，專與水陸猛獸惡魚爲敵，遇上必無幸理。又能口吐長絲，遇見強敵，或到緊迫之時，便吐出來，將對方困住。那絲和細瀑布相似，通體晶明，卻是又黏又膩，不經它自己吸回，無論多厲害的東西，沾上休想解脫。僅鼻間有一軟包，是它短處。知道它底細的人，祇須將它鼻端用東西緊緊按住，立時蹲趴地上，渾身癱軟，再也動彈不得。相遇時可如法將它制服，用一根絲條從它天生鼻環中穿過，便可順從人意，要東便東，要西便西了。此獸一得，不但可充紫雲宮守戶之用，還可借它分水之力，採取海眼中的靈珠異寶。天籙上並說這種天生靈獸，千載難逢，極爲少有，異日相遇，不可錯過。

那龍鮫遇見行人，並不走開，也無惡意，祇顧低頭揀海底所產的肥大海藻嚼喫。初鳳心裏還惦記着兩個妹子的安危下落，急於將它收服。忙將腰繫一根長條解下，拔劍在手，走上前去，仰頭用劍指着龍鮫大喝道：「昔日我姊妹三人被困獅羣，多蒙你趕來相助，頗感大德。似你終日在海陸游蕩，難成正果。我姊妹所居紫雲宮，乃是珠宮貝闕，仙家宅第。如肯隨我回去，乖乖降服，將來造化不小。否則我奉仙籙金敕，少不得親自動手。我這仙劍厲害非凡，那時你受了重傷，反而不美。」那龍鮫原是因安樂島地震山崩，熱

浪如火，存不住身，逃到當地，見海藻繁茂，動了饞吻，正在嚼喫。初鳳剛一說，便住了嘴，偏頭朝下注視，好似能通人意，留神諦聽。等到初鳳話一說完，倏地撥轉身往側面逃去。初鳳記準仙籙之言，如何肯放過去，連忙隨後追趕，一口氣追了有二三十里途程。因它以前曾有解圍之德，祇打算好好將它收服，不願加以傷害，始終沒有用劍，總想趕在它頭裏，給它鼻端一下。

那龍鮫何等通靈，先前在安樂島海底已喫過二鳳姊妹的大苦頭，知道人要算計它的要害之處，一面昂首飛逃，一面將身後長尾亂搖亂擺，竭力趨避，不使頭部與人接近。初鳳既決計不肯傷它，這東西又如此生得長大，在水中穿行又是異常迅速，初鳳追了一陣，祇在它身側身後打旋。有時趕到它頭前，剛一照面，它便撥頭又往側面穿去。打算去按它的鼻端，簡直成了夢想。長尾過處，排蕩起的水力何止數千百斤。如換常人，休說被它長尾打中，單這強大水力，也被擠壓成肉餅了。

似這樣上下左右，在這方圓二三十里以內往返追逐，初鳳老不能得便下手，好生焦急。末後一次，正要得手，龍鮫因敵人追逐不捨，也發了怒。猛地將頭一偏，身子往側一穿，長尾一擺，照準初鳳前胸打來。兩下里都是勢子太疾，初鳳一個躲避不及，眼看就要打中。這一下如打在身上，任是此時初鳳得了仙籙傳授，也是經受不起。初鳳正想飛身越過龍鮫頭前，給它一個迅不及防，縱上去照鼻端來那一下。沒料它這次改了方式，沒等人越過頭，竟然旋身掉尾打來。一轉側間，便覺水力如山，從側面壓到，那條長尾也已離身甚近。知道再像先前一樣，沉身海底躲避，萬分不及。忽然急中生智，不但不往下沉躲，反順着水的排力，一個黃鵠沖霄，往前面上方飛起，昇約十餘丈高下，恰好長尾從腳下掃到離腳不過半尺，居然躲過。百忙中再低頭一看，龍鮫身形已經掉轉，頭前尾後，長蛇出洞般，一顆大頭昂出水外，分波劈浪，往前飛走。暗忖：「這樣前後追逐，何時可以將它制服？並且還有危險。怎不騎在它的身上，慢慢挪向前面，豈不比較可以安全下手？」念頭一轉，身子往下一落，正騎在龍鮫後半身近尾之處。

那龍鮫見敵人騎上身來，身子搖擺得愈發厲害，前躥更速。走了一陣，倏地將長尾一甩，往自己背上打去。初鳳知它野性發作，想將自己打死，此舉正合心意。便也將身一起，順着它長尾之勢，一個鯉魚打挺，躥出前面水外，落在龍鮫項上。更不怠慢，一手攀着龍鮫頭上長角，身子朝前一探，左手舉劍，徑向它鼻端按去。眼看龍鮫闊口張處，剛噴起半個晶明水泡，被這一按，立時將嘴閉緊，渾身抖戰，趴伏在地，絲毫也不動彈。初鳳知已將它制服，低頭一看，大鼻孔中果有天生的環眼。忙回左手解下雲裳上的一根絲條，右手長劍仍然按緊它的鼻端不放。身子從它頭上滑了下去，滑到鼻前，用雙腳鉤住

它的長角。再將絲條從鼻環中穿過，打了一個緊結。然後鬆手，跳下身來，將龍鮫鼻端所按之劍收回。龍鮫緩緩站起身來，一雙虎目淚汪汪望着初鳳，大有可憐之容。

初鳳見它已經馴服，迥不似先前桀驁神態，甚是心喜。試將絲條輕輕一抖，龍鮫跟了就走；微一使勁，便即趴下身來。知它鼻間負痛，忙即停手。又見它經行之處，每遇肥大海藻，便即偏頭注視，猜它定是腹餓思食。雖然救妹情殷，畢竟初得神物，心中珍惜，便即對它說道：「我兩個妹子也從安樂島逃出，如今不知去向。你可急速在此飽餐一頓，我自在左近先去尋找她們。如找尋不着，我再回到此地，騎你同去尋找。找着之後，同歸仙府，隨我修煉，日後也好謀一正果。」

說罷，就在海藻肥盛之處，尋了一個海底潛礁，將絲條繫好。正待穿入水中，先在附近搜尋，猛一擡頭，看見上面水漩亂轉中有一條白影，隨着漩渦旋轉而下。心中一動，忙即縱身上去一看，正是二鳳和冬秀摟抱在一起，業已氣絕身死，僅祇二鳳胸前還有餘溫，冬秀已是骨僵手硬，死去多時。二鳳既然無心相遇，三鳳想必也在近處遇難。同懷良友，俱遇浩劫，雖然身藏靈藥，可以希冀還生，到底心酸。況且三鳳下落還無把握，怎不難過。悲痛中，匆匆取出身藏靈丹，給二人口中強塞了幾粒進去。手足之情，總比外人厚些。因要上去尋找三鳳，恐龍鮫無心中移動，海水將二鳳沖走，便將二鳳屍身放在繫絲條的礁石之上，冬秀屍身卻安置在礁石左側崖洞外大石上面。剛放好，二次待要穿上水去，又見上面水中白影旋轉，祇是比起二鳳下來時長大得多，旋起來時疾時緩，好似在漩渦中掙扎神氣。心中奇怪，定睛一看，竟是一條大虎鯊。知道這種惡魚非常殘忍，定是追蹤二鳳、冬秀屍體到此，不禁大怒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初鳳注視尋思之際，那條惡魚已從水漩中落了下來，雖然失水，見了人還想吞噬。大嘴剛一張開，初鳳隨手就是一劍，劍光過處，立時齊頸斬爲兩截。

初鳳斬魚之後，便即飛身往水漩中穿了上去，行沒多遠，便見三鳳順水漂來。因離海底甚近，上面水的壓力大大，不易翻浮上去。適纔逃命時節用力過度，忽然昏迷，又灌了一肚子海水，業已氣絕身亡。所幸人已尋到，還可設法挽救。當時驚喜交集，匆匆抱了迴轉。因二鳳存身之處太窄，便與冬秀屍身放在一處。同時塞了靈丹，先將她姊妹二人救轉。回到宮中，互說經過。

初鳳因她二人當初不聽良言，今番已受了許多險難，祇溫言勸慰了幾句，不再埋怨。一面談說間，早將玉匣中仙衣雲裳取了出來，與她二人更換。又將宮中異果海藻之類，取些與她二人喫了。二鳳一聽宮中金庭玉柱果然發現，得了許多奇珍異寶，還有一部仙籙，

照此虔修，便可成仙得道，不由欣喜欲狂。祇三鳳性情褊狹，雖然心喜，總以爲姊妹俱是一樣，卻被大姊佔在頭裏，好生後悔，不該在安樂島貪戀了這三年，以致鬧得幾乎耽誤仙緣，葬身魚腹。所幸天書尚在，祇要虔心修煉，仍可和大姊一樣，否則豈不大糟？她祇管如此想，誰知事偏不如人意，以致日後魔劫重重，幾乎又鬧得身敗名裂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且說冬秀畢竟是個凡體，元氣在水中傷殘殆盡，仍無回生之望。初鳳見她回宮這麼多工夫，面色已逐漸由蒼白轉成紅潤，祇是仍未醒轉。雖不似二鳳姊妹般骨肉關心，終以昔日共過患難，是出生以來所交的第一個朋友，既有幾許之望，不願使其獨個兒化爲異物。欲待尋金鬚奴商量解救之策，卻自從宮外一見，將龍鮫交他前去安置，一直沒有進來。龍鮫置放何地，也未來複命。心中詫異，便讓二鳳姊妹各自觀賞宮中所有奇珍異寶，自己起身前去尋找。

剛剛轉過外面宮庭，便見晶牆外面金鬚奴獨自一人滿面含愁，背着雙手，徘徊往來於避水牌坊之下，時而仰天長嘆，時而舉手搔弄頭上金絲般的長髮，好似心中有萬分爲難，又打不出主意神氣。初鳳因他自從來到紫雲宮，每日恭謹服役，總是滿面歡容，祇有適纔初動身去救二鳳姊妹時，臉上有些不快，似這般愁苦之色，從未見過，不禁懷疑。知道這宮中晶壁外觀通明，內視無睹，索性停步不前，暗中觀察他的舉止動作。待了一會兒，見他盤旋沉思了一陣，並無甚麼異狀。忽然跪在地下，朝天默祝了一番，然後起身垂頭喪氣，緩步往宮前走來。恐被他看出不便，便開了宮門，迎將出去，問道：「你怎地這麼久時候不進宮來？龍鮫安放何處？我還等你來商量救轉一個朋友。」金鬚奴躬身答道：「那龍鮫乃是靈獸，稍加馴練，便可役使。已暫時先將它繫在宮後瓊樹之下，那裏有不少花果，如今正貪着嚼喫。小奴也知同來的另一位姑娘仙根本來不厚，周身骨脈臟腑俱被海浪壓傷，非小奴不能救轉。既是主人好友，不能坐視。怎奈適纔拆看先恩師所賜錦囊，知不救此女，縱難飛昇紫闕，還可在這貝闕珠宮之內成爲地仙；如救此女，雖有天仙之望，但是極其渺茫，十有九難望成就。而且此女正是小奴魔劫之根，稍一不慎，即此地仙亦屬無望。但是她又與三位主人非常有益。爲此遲疑不決，在宮外盤算好些時，主人想已看見了。」

初鳳聞言驚道：「我看你動靜，並無別意，祇緣你向來忠謹，平時總是滿臉高興，自我今日去接二位公主起，你便一時愁過一時，心中不解。我和你雖分主僕，情逾師友。她們三人，兩個是我妹子，一個受我兩次救命之恩。你日後縱有錯處，我已無不寬容，她們還敢怎地使你難堪？至於有甚災劫的話，我等同學這部天書，本領俱是一樣，你的道

力經驗還比我們勝強得多。休說外來之災，據你說，祇須道成以後，行法將宮門封鎖，天仙俱難飛渡。就使自己人有甚爭執，也未必是你敵手，何況還有我從旁化解，你祇管愁它作甚？」金鬚奴道：「如今主人道法尚未煉成，哪裏得知。仙緣俱有分定，這一部天籙雖然一樣，並無二冊，但是修過中篇，主人能自通解時，便無須由小奴講解。那時上面的符籙偈語，便視人的仙緣深淺，時隱時現。主人學會以後，也須遵照上面仙示，不能因小奴以前有講解傳習之功，私相授受。便是二、三兩位公主的道行本領，也比主人要差得好幾倍，怎能由人心意？小奴明知祇一推說返魂無方，日後便少許多魔障。一則對主不忠，有背前誓，將來一樣難逃應驗；二則小奴以荒海異類，妄覬仙業，命中註定該有這些災難，逃避不脫。就按先恩師遺偈之意，也無非使小奴預先知道前因後果，敬謹修持，以人定勝天罷了。」

初鳳聞言，總覺他是過慮，雖然着實寬勉了幾句，並未放在心上。當下又問解救冬秀之策。金鬚奴道：「這姑娘服了許多靈丹，元氣已經可以重生。將來體質祇會比前還好。不過她受水力壓傷太重，五官百骸無法運轉。此時她已經有了知覺，但言語不得，所受苦痛，比適纔死去還要厲害。小奴既已情願救她，不消三日便可復原。請主人先將金庭玉柱靈丹再取一十三粒，用宮後仙池玉泉溶化，給她全身敷上，暫時先止了痛。小奴自去採取千年續斷和紅心補碎花來，與她調治便了。」

初鳳因兩種靈藥俱未聽見金鬚奴說過，以爲他要出宮採取，便問道：「你常說你的對頭鐵傘道人尚要尋你，此去有無妨礙？可要將宮中法寶帶兩件去，做防身禦敵之用？」金鬚奴笑道：「小奴此時出宮，天膽也是不敢。主人哪裏知道，這兩種靈藥全都在我們這紫雲宮後苑之內，其餘靈藥尚多。小奴起初也是不知底細，自主人今日走後，獨自詳看天書，纔行悟得。這千年續斷，與人間所產不同，除紫雲宮外，祇有陷空島有出產。雖比這裏年代還久，用處更大，但僅由列仙傳說，自來無人發現。這紅心補碎花，卻是這裏獨一出產，別處無有。這兩種靈藥，一有接筋續骨之功，一有補殘生肌之妙，再加用了若干地闕靈丹，豈有不能回生之理？」初鳳喜道：「我以前僅覺後苑那種奇異花卉終年常開，可供觀賞，不想竟有這般妙用。如此說來，其餘那些花草也都是有用的了？」金鬚奴道：「雖不全是，也大半俱是塵世所無哩。」初鳳又問道：「你說那紅心補碎花，我一聽名兒，便曉得那生着厚大碧葉，花形如心，大似盈鉢，一莖並開的小紅花。續斷名兒古怪，可是那墨葉長梗的矮樹？」金鬚奴道：「那卻非續斷，乃是玉池旁和藤蔓相似的小樹，出產甚少，祇有一株。這兩種靈藥取法用法俱都不同，少時取來，一見便知。此時救人，以速爲妙。」說罷，二人分手。

初鳳便照金鬚奴所說，先取玉泉化了靈丹，與冬秀敷勻全身。一摸胸前，果然溫暖。撥開眼皮一看，眼珠靈活，哪似已死之人。祇是通體柔若無骨，軟癱在牀，知道全身大半爲水力壓碎，不知身受多少苦痛，好生代她難過。敷完靈丹，金鬚奴早採了藥來，在外相候。初鳳將他喚了進來，問明用法。先將周身骨節合縫之處，用續斷搗碎成漿塗了。再取紅心補碎花照樣搗碎，取出丹汁，由二鳳、三鳳幫同給她全身擦遍。然後取了一襲仙衣與她穿了。

未滿三日，冬秀逐漸復原，她的五官百骸早已有了知覺。在她將醒未醒之際，已經得知就裏。這一來，不但起死回生，而且得居仙府，有了昇仙成道之望，自然是喜出望外，對於初鳳姊妹感激得肝腦塗地。由此，每日與二鳳、三鳳隨着初鳳，照仙籙傳授修煉。閒來時便去宮中各處遊玩。貝闕珠宮，仙景無邊，倒也享受仙家清福。

祇是一件美中不足，仙籙所有道法，俱是循序漸進。四女的天資稟賦有了厚薄，所學的程度也因之有了高下。初鳳生具仙質，六根無滓，靈府通明，一學便悟，又是首先入門，自然領袖羣倫。二鳳因受紅塵嗜慾污染，多服煙火，但本質尚可，僅祇所學日期較晚，不如乃姊，學時還不十分顯出費力。三鳳自爲猛獅傷了一臂，流血過多，體氣已有損耗，再加這幾年的塵欲錮蔽，她的私心又重，休說初鳳，比起二鳳已是不及。冬秀更是本來凡體，從患難百死之際，僥倖得遇仙緣。她爲人雖是聰明好勝，饒有機智，因爲心思太雜，於修道人反不相宜。先時同學，不甚覺得，日子一多，所學愈發艱深，漸有相形見絀之勢。她不想自己因資稟有限，反以爲是初鳳同金鬚奴對她和二鳳姊妹有了厚薄，不肯盡心相傳。初鳳於己有幾次救命之恩，還不敢心存恨意。對金鬚奴卻是嫌隙日深，祇是胸有城府，不曾外露罷了。

又過了數月，初鳳對於那部地闕金章已能自己參悟，無須金鬚奴從旁解說。並且書上的字也是時隱時顯，除初鳳外，連金鬚奴有時也不能看出字來，由此初鳳日益精進。主僕五人，原本定有功課，每當參修之時，俱在子夜。照例由初鳳領了四人跪祝一番，然後捧了仙籙，在宮庭當中圍坐。初鳳分別傳了二鳳姊妹與冬秀的練法，然後由金鬚奴持劍侍側，自己對書虔心修悟。等自己習完，再將可傳的傳給金鬚奴修煉。這日習到天籙的末一章，剛剛通悟，還未練習精熟，上面的字忽然隱去。末章後頁忽現數行偈語，將初鳳姊妹三人和冬秀的休咎成就略微指示，並有「初鳳照所得勤修，不久便可成爲地仙。以後欲參上乘正果，全仗自己修持，積修外功，萬不可少。餘人仙緣較淺，全視各人自己能否虔心參悟，力求正果爲定，不可妄多傳授，因而自誤」等語。

初鳳看完，剛剛起身跪謝，那書忽從手上飛起，化成一片青霞籠罩全庭，頃刻消散。初鳳知道自己道將學成，仙籙先期化去，便將書上偈語當衆說了。二鳳雖然失望，知道仙緣註定，還不怎樣忿怨。冬秀和三鳳俱知金鬚奴火煉玉匣，搶出天籙之事。這次天籙飛去，見他滿面笑容，躬身侍立在側，並未動手，若無其事一般。猜他已將天籙學全，必有防它化去之策，卻故意不讓大家學全，由它化去。情知所學還不及初鳳的一半，原想祇要書在，日久自和初鳳一般，能夠自己參悟。這一化去，雖說初鳳厚愛同懷，情重友深，也未必敢違了天籙偈語，私相授受。越想越恨，越想越難受，竟然放聲大哭起來。經初鳳勸勉了一陣，纔行悶悶而罷。冬秀更因哭時金鬚奴未來解勸，好似面有得色，越發把他恨在心裏。

光陰易過，轉眼十年。二鳳雖然比初鳳相差懸遠，因爲始終安分虔修，倒也不在話下。惟獨三鳳和冬秀俱是好強爭勝之人，除平時苦心練習，磨着初鳳傳授外，總恨不能有點甚麼意外機緣遇合，以便出人頭地。初鳳受她二人纏繞不過，也曾破例傳授。二人意總未足，幾次請求初鳳準她二人出海雲遊，尋訪名師，以求正果。初鳳記着老蚌之言，歸期將屆，再三勸阻，好歹等恩母回來，再行出外。冬秀表面上還不違抗，三鳳哪裏肯聽，姊妹二人鬧了好幾次，終究三鳳帶了冬秀不辭而別。

她二人走沒多日，老蚌居然重回地闕，初鳳、二鳳自是心喜。接進宮中，一問經過，纔知老蚌蛻解後，便投生到浙江歸安縣一個姓仇的富戶家中爲女。因乃母生時，夢見明珠入懷，取名慧珠。生後一直靈根未昧。七歲上父母雙亡，正遭惡族欺凌，遇見天台山白雲庵主明悅大師看出她的前因，度往庵中，修煉道法一十二年。大師因她不是佛門弟子，命中祇該享受地闕清福，始終沒有給她剃度，傳了許多小乘法術。圓寂之時，指明地點，命她仍舊迴轉紫雲故里。她領了遺命同幾封密偈，尋到紫雲宮海面，用小乘佛法叱開海水，直達宮中與初鳳等相見。

此時慧珠已是悟徹前因，一見祇有三鳳不在，便問何往。初鳳便將姊妹三人安樂島報完父仇，以及二鳳、三鳳貪戀紅塵，在島上一住三年，自己勸說不聽，回宮苦守，玉柱開放得了許多奇珍；後來收金鬚奴和龍鮫，救回二鳳姊妹和冬秀；三鳳性傲，不聽約束，日前與冬秀私自出走，說去尋師學道，曾命金鬚奴出宮追趕，也未尋回等事，一一說了。

慧珠道：「三鳳真想不開。我常聽師父說，我們這座地闕仙宮深居地心，爲九地靈府之一。祇須等你將那部地闕金章中修道之法煉成以後，我同你姊妹三人帶了宮中異寶，再出去將外功積修圓滿，那時重歸仙府，縱不望飛昇紫闕，一樣可求長生不老，永享地闕

清福，比起天仙，相去能有幾何？她這一出去，萬一誤入歧途，豈非自誤仙業？你說那冬秀一個尋常凡女，遭遇仙緣，也這等不知自愛，跟着胡行，尤其大是不該。我本想回宮以後從你煉法，道未煉成，不再出世。她這一走，我便放心不下，祇好趁她二人迷途未遠以前趕去，將她們追了回來，以免一落左道旁門，便無救藥。我經此番塵劫，僅學了點小乘法術。在我未把天籙道法煉成，元神重孕嬰兒之前，本不願出海問世。祇因你的道力雖已有了根柢，無奈自幼隱居海底，塵世閱歷太淺，對於目前正邪各派中人物無甚聞知，恐遇上時難以辨別。二則三鳳心性既變得如此倔強，先不聽話而去，豈肯出海之後再隨你回來？有我同去，畢竟要聽話些。我雖無甚高深本領，但是自幼隨了師父雲遊天下，哪一派的人物差不多都有一半面之緣。就是不認得的，也能一望而知。再則師父臨飛昇以前，曾傳我內照前知之法，爲日尚淺，縱難及遠，對於目前事物，一經湛定神明，歸心反視，便能略知未來。適纔聽你說話之際，我因思念三鳳，潛心默參吉凶，得知她二人已離海岸，漫遊中土，行蹤當在嵩嶽泰岱之間，頗有因禍得福之象，故此非去不可。不過尚有一事爲難：地闕仙府根本重地，況有許多不能全數攜帶的寶物在此，雖說深居海底，暗藏地府，外人不易知曉，終須留一自己人在此，以防萬一。二鳳留守，自是當然，但她法力淺薄，最好留下金鬚奴與她同守，再加神獸龍鮫守護宮門，定可無慮。無奈金鬚奴他對我說，魔障將臨，去留於他均有妨害。此人功高苦重，恐誤了他的功果，令人委決不下。」

正說之間，金鬚奴忽從門外走進，面帶愁容，朝着慧珠跪下道：「小奴近些日來，忽然道心不靜，神明失了主宰。算計先恩師遺偈暗示，想是大難快要臨頭。就是主人此次不出外，小奴也請假暫離此地，以求免禍。地闕仙府非無外魔覬覦，但是尚非其時，照小奴默參運數，約在諸位主人將來二次出遊歸來之後，方有一番紛擾。過此，仙府即由主人用法術封鎖。從此碧海沉沉，仙濤永靜，不到百年後末次劫運降臨，不會再與生人往還。此時休說還有二公主與龍鮫留守，縱使全數離開，也絕無一些事變發生。倒是小奴魔劫重重，依次將臨。明知逃到哪裏都難避免，不過與主人同行，一旦遇上外魔，不能與之力抗，尚有主人德庇，還可脫險。祇有這內欲一起，卻難強制，一個把持不住，不但敗道喪生，還負了主人再造深恩。思來想去，祇有同行稍好一些。望求主人俯允，感恩不盡。」

此時慧珠道行尚淺。便是初鳳雖然今非昔比，對於金鬚奴的出身來歷和天生的異稟，也是一樣茫然。因知金鬚奴素來忠誠，又善前知，與慧珠、二鳳商量了一番，便放放心心由二鳳在宮中留守。又將龍鮫喚來，囑咐了幾句，命它就在避水牌坊下面看守門戶，不許擅自離開一步。那龍鮫本是神獸，自經初鳳姊妹這些年馴練，已是通靈無比，聞言點

首長鳴，轉身自去。慧珠、初鳳便帶了金鬚奴，出宮直昇海面，同駕遁光，先往嵩岳飛去。